

乱步惊险侦探小说集

朱书民 龚志明 主编
高明辰 译



狐島之鬼

珠海出版社

(日) 江戸川乱步 著

乱步惊险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880941

美

I313.4

J3602

江戸川乱步 著



孤岛之鬼



珠海出版社

8880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步惊险侦探小说集.3/(日)江户川乱步著;
朱书民,龚志明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1

ISBN7-80607-757-X

I.乱… II.①江…②朱…③龚…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5872号

乱步惊险侦探小说集(三)

江户川乱步 著

主 编:朱书民 龚志明

终 审:成 平

责任编辑:力 群 帅 云

责任校对:帅 云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中国珠海市香洲区兴业路52号32栋一单元二层

印 刷:广东省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40.375 字数:850千字

版 次: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ISBN7-80607-757-X/I·302

定 价:75.00元(全四册)

E-mail:zhcbs1@mail.zhuhai.gd.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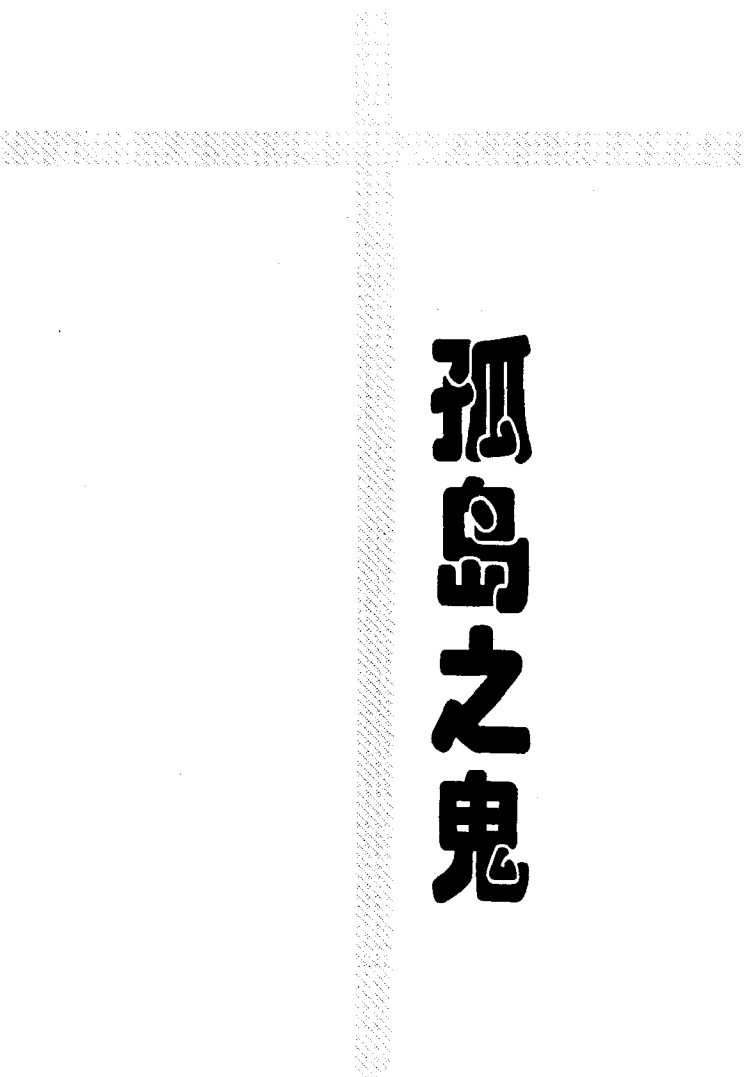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孤岛之鬼	1
引 子	3
值得回忆的一夜	7
不同寻常的恋情	15
怪老头	22
没有出入口的房间	27
恋人的骨灰	36
奇妙的友人	40
景泰蓝花瓶	47
旧货店的客人	51
明日正午为限	57
不可思议	62
缺了鼻子的乃木大将	68
再见怪老头	72
意外的业余侦探	75

盲点的作用	81
景泰蓝花瓶	88
少年惊险杂技演员	97
乃木将军的秘密	103
佛祖的恩赐	110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115
锯子和镜子	122
可怖的恋爱	127
奇怪的通信	132
北川刑警和小矮子	139
诸户道雄的自白	146
恶魔的真面目	153
岩屋岛	160
诸户宅邸	167
一整天	173
替身	181
杀人远景	186
屋顶上的怪老头	191
神和佛	197
一群残废者	202
三角形的顶点	209
古井底	214
叉道繁多的迷宫	220
麻绳的切口	226

魔鬼之渊之灵	230
黑暗中的游泳	234
绝 望	239
复仇鬼	242
活地狱	247
意外人物	251
魂灵的引导	256
疯狂的恶魔	259
刑警来了	263
大团圆	267
大青虫	271
旋转木马	293



孤島之鬼

引 子

我虽然还不到 30 岁，一头茂密的头发竟然一根不剩地全白了。世上有这样奇怪的人吗？过去，满头银发的人被称为白头宰相，现在，年纪轻轻的我，头上就顶着与之毫不逊色的白花花的棉帽子。不知道我的身世的人，见到我首先都对我的头露出怀疑的目光。不客气者连礼貌的寒暄都没有，就好奇地问我的头是怎么回事。不论男女，这是最让我头痛的一种询问。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那是和我内人非常要好的一个女人偷偷问我的一个问题，即关于我妻子右大腿上部有一个很大的伤疤的事。那儿有一块呈不规则圆形的、非常吓人的红痣，像是大手术后留下的疤痕。

这两个奇异事实，说起来并非是我们的什么大不了的秘密，我也并不是有意避而不谈它们的原因。只是我讲的事要想让对方明白却要大费周折。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即使我耐着性子讲给他们听，也许是我嘴笨，说不好，对方总是不相信。多数人都直摇头：“竟有这种事？”说我是吹大牛。尽管我的白头和妻子的伤疤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们就是不相信，你说怎么办？我们经历过的事就是如

「孤岛之鬼」

此地奇怪之至！

我曾经读过一本叫《白发鬼》的小说，说的是一个贵族，还没死就被掩埋了，出也出不来，在坟地里尝尽死的痛苦，一夜之间乌黑的头发全部变白了。我还听人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男的，钻到一个铁桶里，顺着尼亚加拉大瀑布飞流而下，非常幸运他并没怎么伤着，但是就在那一刹那，头发全白了。所以，大凡能使人们的头发变得全白的事件，都诸如此类伴有世上绝无仅有的大恐怖和大痛苦。我30岁未到就满头白发，不也是我经历了常人难以相信的异常事变的证据吗？妻子的伤疤也同样。这一伤疤如果让外科医生来看，他一定苦于无法判断其致伤原因。要说是长了什么疮留下的疤痕吧，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疮；要说是肌肉内部的病变吧，也不会有哪个蒙古大夫会开刀留下这么大的刀口；要说是烧、烫伤吧，烧伤、烫伤的伤疤与这也不一样；也不像是天生的痣和瘢。它就好像是那儿又长出了一条腿，把那条腿截了去留下的疤痕，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决不是因为一般的异常变化就会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不仅为逢人必被问起此事而感到厌烦，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真想把世人想也想不到的怪事——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另一世界的事，明明白白地说给人们听，让他们知道世上竟有如此恐怖之事。于是，我就生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把我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当人们再向我提出那个问题时，我就递过去这本书，说：“有关此事，我书里已详细写明，请自己阅读以解迷津。”

但是，不管怎么说，本人没有写作素养，爱读小说不错，也确实读了不少，但要说写，自从在实业学校上作文课

「 孤岛之鬼 」

以来，除了事务性的书信外，就没写过什么文章。我自认为，也没有什么，你瞧，现在的小说，好像把心里想的一五一十地写出来就行了，这么个写法我也会。而且，我要写的不是编造的故事，而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应当更容易写才对。于是我就写了起来。但是，一旦动了手，才知道可不是一件轻松事。首先，和原先想的正相反，因为故事是实际发生过的事，反而写起来忒费劲儿。不擅写作的我，不是我舞文弄墨驾驭文章，而是文章驱使着我，以至于要不就是写了很多多余的话，要不就是该写的事儿没有写，实实在在的事实反而比社会上的无聊小说更像是一篇编造的故事。我深深地感到真实的事真实地写是何等的困难。

对故事的开头，我就写了撕、撕了再写，足足写了有20遍之多。最后我才觉得从我和木崎初代的恋爱故事写起最为稳妥。说实话，坦白自己的恋爱细节，把它写成书，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对于不是小说家的我来说，很不好意思，甚至很痛苦。但是，想来想去，如若不写这些，故事就失去串连的线索，因此，不仅和初代的关系，还有其他类似的事实，更有甚者，连我同某人之间发生的同性性质的事件，我都必须忍辱暴露出来。

拣最突出的事件讲，这个故事是以相隔两个月发生的两个人的异常死亡或者说杀人事件为开端而展开的，所以它类似于社会上的侦探小说或传奇小说，然而实际上却大相径庭。表现在整个事件还未进入主要情节之前，作为主人公（或者是次主人公）的我的恋人木崎初代就被杀身亡，另一人是我尊敬的业余侦探，我求他查明初代被杀事件的，他叫深山木幸吉，也很快被杀害。而且我将要讲述的神奇故事，

「孤岛之鬼」

只是以这两个人物之死为开端，主要情节却是我亲身经历的、更加令人惊叹、更加令人战栗的一宗大规模的邪恶行为和至今谁也无法想像的罪恶勾当。

一般说来，对故事的悲惨程度事先夸大其词地做预告，其实并无什么足以动人心魄的货色（但是，这一预告并无任何夸张色彩，随后读者都会同意的），前言就此打住，下面我就开始讲我的不甚引人的故事吧。

值得回忆的一夜

当时我还是一个 25 岁的青年，在一家名叫 S·K 商会的合股公司做办事员，该公司的办公室设在丸之内的一座大厦内。每月那一点点工资几乎只够我自己零花用。但是实际上我家并不富裕，根本无力让毕业于 W 实业学校的我继续升学。

从 21 岁起开始工作，到那一年的春天，我已经干了整整 4 年了，所负担的工作是一部分账务会计，从早到晚只需劈里啪啦打算盘就行了。但是，我这个人，虽说上的是实业学校，却酷爱小说、绘画、戏剧和电影。自以为蛮懂艺术的，因此，对于此类机械性的工作，比其他店员更加不喜欢。同事们到了晚上就去泡咖啡馆，上舞厅，不去的人有空就在一起谈体育，总之多数都是阔绰讲究，洒脱勇敢，很会生活的。所以，爱好空想、生性怯懦的我，虽然一起呆了 4 年，可以说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这种情况使我对办公室的工作更加感到索然无味。

然而，从大约半年前开始，我感到每天上班不像以前那样厌烦了。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当时 18 岁的木崎初代作

孤岛之鬼

为见习打字员成了 S·K 商会的一员。木崎初代是我有生以来就在心里想像的那种女人：皮肤呈现一种忧郁的洁白，但并不给人以不健康的感觉；身体柔软富有弹性，又不是像阿拉伯马那样勇猛健壮；作为女性稍嫌高而白的额头下，左右不对称的眉毛充满神奇的魅力；细长的单眼皮眼睛，蕴藏着微妙的秘密，在那有着小巧下巴的脸颊上，浮雕出一只不太高的鼻梁和薄薄的嘴唇；鼻子和上唇之间的间隔比常人要窄，她的上唇略微往上翘着。这样细写起来，倒有点不像初代了，她大体上就是这样，并不符合一般美人的标准，但正因为如此，却惟独使我感到有无比的魅力。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生性怯懦的我，没有抓紧机会，有半年的时间，和她一句话都没说，早晨见面连点头致意都没有过（在这职员众多的办公室，习惯上除了干同一种业务和特别亲近的人之外，早晨见面是不打招呼的）。但是，也不知怎样的鬼使神差，有一天，我忽然向她打了招呼。后来我想，这真是机缘，不，连她加入公司到我上班的办公室来都是命运使然。不是说因此我和她之间发生了恋爱，更重要的是，只因为我当时向她打了声招呼，就把我卷进了本故事将要记述的世上极为可怕的事件中去了。

当时木崎初代低头俯在打字机上，大背头发型好像是自己梳的，挺入眼的，身穿藤色的工作服，微弯着腰，很上心地敲打着键盘，打字纸上并排出现了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的字样，应当读成“樋口”吧，像是谁的姓，图案般地排得满满的。

我本想说“木崎君，真热心呀！”等等这类话，但怯懦者总是这样，我还没开口就慌了手脚，只傻里傻气地吼了一声：

“樋口君！”

像是随机应声似地，木崎初代转脸向我，用非常沉着稳重地，却又像小学生一样的稚嫩腔调回答了一声：

“什么事？”

就是说，她被人称为樋口而没有任何迟疑。我再一次地张惶失措起来。原以为她姓木崎，难道是我想错了？她只是在打自己的姓，是这样吗？这一怀疑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我忘记了害羞，不知不觉多说了几句：

“你姓樋口呀？我一直以为你姓木崎呢！”

听我这么一说，她好像也吃了一惊，眼眶微微发红，说：

“哎唷，我走神了……我是姓木崎。”

“那么，樋口是……”

我正要说“是你爱人？”，刚刚开口，连忙闭上了嘴。

“什么也不是……”

接着，木崎赶紧从打字机上取下打字纸，一只手将其揉成了团。

我为什么要记下这一段无意义的对话呢？这其中是有缘由的。因为这一对话不仅意味着它成为我们之间结下很深关系的开端，而且，她打出的“樋口”这个姓，以及当她被喊作“樋口君”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一事实本身，包含着重大意义并涉及我这篇故事的根本。

我这篇东西，写恋爱故事不是主要目的，用这些事来消

「孤島之鬼」

磨时间，那可写的东西就太多了。所以，下面，关于我和木崎初代的恋爱过程，我只捡最主要的说一说。自从这次偶然地交换了对话以后，并不是谁有意等谁，反正我们经常下班一起往回走。我把从电梯或大厦到电车站，以及上了电车后到她换乘去巢鸭方向的车、我换乘去早稻田方向的车这一段短暂的时间，视为最快乐的时间。不久，我们变得越来越大胆起来，有时推迟回家，跑到附近的日比谷公园，坐在一角的长椅子上，谈上一会儿；有时在小川町换车时，钻到旁边的一间简陋咖啡馆里，一人点上一杯茶，坐上一小会儿。过于纯真的我们，发展到后来以最大的勇气一起住进偏僻的旅馆，足足花了半年的时间。

我感到寂寞，木崎初代也感到寂寞。我们彼此都不是敢作敢为的现代人。她的容貌是我有生以来心里就描绘的那种容貌，非常可喜的是，我的长相也是她生下来就喜欢的那种长相。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奇怪，关于容貌，我从早先起就有点自负。有一个叫诸户道雄的，也是在这个故事中担负重要角色的一个人物，他从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在该校的研究室从事一种奇妙的研究。就是这个诸户道雄，似乎从他是医大学生、我是实业学校的学生时起，就很认真地对我搞起了同性恋。

此人据我所知，不论肉体上或是精神上，都是一个给人以最高贵感觉的美男子，我虽然并不对他有什么特别的爱恋，但想到他挑来捡去竞选上了我，最低限度我对自己的外表有了一些信心。关于我和诸户的关系，后面将常有机会说到。

却说我和木崎初代在那偏僻的旅馆里度过的最初一夜，

「孤島之鬼」

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是在一个咖啡馆里，当时我俩就像是一起私奔的男女，两眼泪汪汪的，一派自暴自弃的劲头。我连喝了三杯喝不惯的威士忌，初代也喝了两杯鸡尾酒，两人都满脸通红，有点失去理智，所以也并不怎么感到害羞，就双双站在了旅馆的服务台前。我们被领进了一间阴森森的放有一张很宽的大床、墙纸有很多污点的房间。当服务员在一角的桌上放下了房间钥匙和廉价的茶水默声出去后，我俩突然四目相对，交换了非常吃惊的目光。初代本是一个看似软弱，其实内心里挺坚强的女子，现在也脸色煞白，哆哆嗦嗦的嘴唇也失去了血色。

“你怕吗？”

我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小声地问她。她没有答话，闭着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不过，不用说，她是害怕了。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令人发窘的场面。两人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原以为会更洒脱些，就像世上的大人们那样，能够尽情地享受到男女间第一夜的欢乐。然而当时的我俩，连上床的勇气都没有了，至于脱下衣服袒露肌肤连想都没想。一句话，我们感到非常焦虑，连平时多次做过的亲嘴也没做，不用说，别的事也没干。两人并肩坐在床边，为了掩饰窘迫，很不自然地摇晃着腿，几乎整整一个小时，就那么沉默着。

“哎，咱们说点什么吧？！我有点想说小时候的事了。”

她声音不大，却很清脆。这时，我已超越了肉体上的焦躁阶段，精神上变得格外清爽。

“那太好了。”

我回答了，意思是说：你可想到了好话题。